

# 2024年大选结果揭晓 多位华人议员蝉联



**Bahar Buasan**  
黄财文



**Abraham Liyanto**  
李宝树



**Yorrys Raweyai**  
董福良



**Daniel Johan**  
张育浩



**Sofian Tan**  
陈金杨



**Sudin**  
蔡瑞龙



**Rudianto Tjen**  
曾昭真



**Darmadi Duriyanto**  
林德俊



**Charles Honoris**  
何震康



**Indah Kurniawati**



**Bambang Patijaya**



**Rusdi Kirana**

## ■ 崔一生

大选委员会于3月20日公布2024年大选正式计票结果。笔者从公布名单核查至少有12位华人当选议员,其中3位当选地方代表理事会(DPD)议员,9位当选国会议员。本文未核对所有当选国会(DPR)、地方议会(DPRD)和地方代表理事会(DPD)的华人议员。

笔者搜集到的当选地方代表理事会华人有3位。

第一位是Bahar Buasan黄财文,今年40岁。他是邦加勿里洞省候选人,以102,065张选票当选(注:每个省份当选的地方代表理事会议员是选票最高的四位候选人)。他曾两届连续当选DPD议员,即在2009年-2014年和2014年-2019年届。

第二位是Abraham Liyanto李宝树,今年68岁,东努沙登卡拉选区候选人,以176,092张选票当选。他曾连续任三届的DPD议员,即2009年-2014年届,2014年-2019年届和2019年-2024年届。

他过去曾任从业集团东努沙登卡拉(NTT)地方理事会主席(注:DPD议员候选人必须以个人身份参选,不能有政党身份)。

第三位是Yorrys Raweyai董福良,今年73岁,他过去在新秩序时期担任从业集团青年组织(AMPG)主席,曾任从业阶层党国会党团国会议员。已知当选国会议员的华人有9位。

一. Rusdy Kirana, 63岁,东爪哇第8选区民族复兴党提名候选人,获票99,667张当选。他是狮航(Lion Air)东主,2015年被委任为总统评议理事会成员;他是民族复兴党中央副总主席。

二. Daniel Johan张育浩,52岁,西加曼丹第1选区民族复兴党提名候选人,获63,946张选票当选;他曾任2014年-2019年和2019年-2024年两届民族复兴党国会党团国会议员。他是民族复兴党中央理事会副秘书长。张育浩早年在改革运动之前,已经是争取

民主活动分子,改革时期苏希德任总统,是苏希德鼓励和介绍他加入民族复兴党的。

三. Sofian Tan陈金杨,40岁,雅加达第三选区斗争民主党提名国会党团国会议员,获票97,016张当选,曾任2014年-2019年届连续两届的斗争民主党国会党团国会议员。

四. Darmadi Duriyanto林德俊,57岁,雅加达第三选区斗争民主党提名国会党团国会议员,获票95,553张选票,曾任2014年-2019年届和2019年-2024年届连续两届的斗争民主党党团国会议员。

五. Rudianto Tjen曾昭真,66岁,邦加·勿里洞选区斗争民主党提名国会党团国会议员,获110,477张选票当选。他是2009年-2014年届,2014年-2019年届和2019年-2024年届连续三届斗争民主党党团国会议员。

六. Charles Honoris何震康,40岁,雅加达第三选区斗争民主党提名国会党团国会议员,获票97,016张当选,曾任2014年-2019年届连续两届的斗争民主党国会党团国会议员。

七. Indah Kurniawati, 57岁,获26,215张选票当选,斗争民主党提名东爪哇第一选区国会党团国会议员;她曾任2009年-2014年届,2014年-2019年届和2019年-2024年届连续三届的斗争民主党国会党团国会议员。

八. Bambang Patijaya, 46岁,获87,970张选票当选,从业阶层党国会党团国会议员。他曾任2019年-2024年届从业阶层党国会党团国会议员。他是2020年-2025年届

从业阶层党邦加勿里洞地方理事会主席。

以上2024年立法议会大选当选国会党团国会议员的华人9位,大多数都是曾任两届或三届的国会议员,在选民中拥有大量的支持选民基础;唯有第一次参选的民族复兴党要员,社会名流Rusdy Kirana不在此列。

2024年大选当选的华人国会议员,比起上届2019年大选当选华人议员11位,减少了2位。他们是斗争民主党议员候选人,Ichsan Soelistio(万丹第3选区),他曾任2014年-2019年和2019年-2024年届(连续两届)斗争民主党国会党团国会议员;另一位是斗争民主党中爪哇第10选区的Hendrawan Supraikno黄正德(经济学博士教授),曾在2009年-2014年届,2014年-2019年届和2019年-2024年届(连续三届)当选斗争民主党国会党团国会议员,他是2015年至2020年届斗争民主党中央理事会经济领域主席,他在2004年从中爪哇沙拉拉加迁移来

雅加达,与当时还是斗争民主党领导人的郭建义相识,加入“美卡娃蒂中心”,后来郭建义介绍他认识美卡娃蒂夫婿陶菲·基玛斯,被选入斗争民主党中央理事会。

笔者之前搜集到2024年大选登记的华人国会议员候选人有41位,可见登记参加2024年国会议员华人候选人,还是很踊跃的。

2024年立法机构大选,拥有较多华人议员候选人的是印尼团结党(PSI),该党在雅加达第三选区的议员候选人Grace Natali伍小惠(印尼团结党辅导理事会副主席)在大选获得高票193,556张,但是由于这个党大选选票只有2.81%,没有达到国会门槛4%,与国会议员席位无缘。

上届2019年-2024年届当选地方代表理事会议员有6位。2024年大选落选的是3位,即Alexander Fransiscus(邦加勿里洞选区),Haripinto Tanuwidjaja陈涵平(廖群岛选区)和Christianandy Sanjaya黄汉山(西加选区)。

## 美日菲进一步暴露“印太战略”真面孔



### ■ 南海之声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3月18日宣布,首次“美日菲三边领导人峰会”将于4月11日举行。根据白宫发言人尚皮耶所言,三国领导人届时将在峰会上讨论“促进包容的经济成长与新兴科技,推动清洁能源供应链与气候合作,并促进印太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安全”,并以此加强三方合作。

随着峰会日期的临近,“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已在事实上浮出水面。该机制既从属于“印太战略”,构成了“印太战略”推出以来最新也是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三边机制,在内容层面实现了对“印太战略”的具象化。

首先,“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是“印太战略”笼罩下的价值观联盟。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价值观和规范层面是拜登政府在推进“印太战略”过程中的关键诉求。

正如国务卿布林肯所宣扬的,“巩固我们的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如果美国不这么做,

中国等国就会借机在东南亚地区“传播对美国民主的怀疑”。当然,不仅仅是“美式民主”,“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由和开放印太的共同愿景”“航行与飞越自由”等均成为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在地区强化价值观和规范引领的说辞,而“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的形成则基于此一价值基础。

其次,“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在事实上已然构成了安全与防务合作“准联盟”。众所周知,东南亚-南海地区目前正面临着突出的“军事化”威胁,这包括三个层面。

一来,菲律宾等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强海空力量建设与推进国家军事现代化,而这已然成为马科斯政府当前执政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二来,菲律宾前所未有地加强了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防务合作关系。2023年,菲律宾马科斯政府扩大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新增四个开放轮换基地,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访问部队协议也在提上日程;三来,美国“印太战略”虽然强调一体化和综合威慑,但目前依然十分重视和突出安全与防务议题,“美日印澳”“奥库斯”等“小圈子”“小多边”被视为关键,同时北约的“印太化”发展也同样在美国的推动下取得了进展。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

“美日菲三边机制”得以建立,成为美国推动下、美日同盟与美菲同盟为基础的“准联盟”,在逻辑上也符合美国在地区推动“联盟化”“小圈子”的一贯做法。在共同防御方面,日本相对坦然,美国会对菲不间断地强调共同防御承诺,菲律宾则对触发美国启动共同防御条约以保护菲律宾的条件展示很浓厚的兴趣。

再者,“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还将成为美国及盟国持续强化“小院高墙”的一条具体化路径,美日未来或将在科技与经济层面加强对菲的“友岸外包”。

相比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在推行“印太战略”过程中要更重视经济与投资领域,而这已然成为这一领域重新平衡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而且还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视为美国推动对华“脱钩断链”和开展“友岸外包”的重点国家。

为此,拜登政府不断推进“印太经济框架”落地,不仅将多数东南亚国家纳入这一框架,而且在经济贸易、技术标准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与菲律宾等国的合作。在此逻辑支配下,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3月11日-12日率团22家美国企业访菲,并宣布了总值超过10亿美元的贸易与投资,布林肯则在此访中特地参观了马尼拉一家半导体工厂,更声称菲律宾为美国确保

芯片供应链韧性的重要合作伙伴。

最后,“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还包含了清洁能源供应链和气候合作,是美国在能源领域落实“印太经济框架”和积极构建“印太绿色联盟”的最新尝试。

能源气候议题是“印太经济框架”的支柱之一,“印太绿色联盟”则被视为构筑这一支柱的重要路径。不同于当前全球气候对话与能源合作的多边主义方式,“印太绿色联盟”则基于特定的机制、协议,具有浓厚的“结盟”色彩。以此,美国企图在地区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规范、标准制定方面占据主导权。于此来看,美国将能源供应链和气候合作置于“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也就自然不令人感到奇怪。

鉴于此,“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已然成形,虽然同属美国主导下“小圈子”“小多边”,但却不同于“美日印澳”“奥库斯”,在对话与合作层面不局限于安全与防务,价值观、科技与经贸投资、能源合作等也构成了三方合作的重要内容。显然,这一机制强化了“印太战略”的实践,也进一步暴露了“印太战略”的真面孔。

(本文作者:葛红亮,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中国-东盟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 保持全球竞争力, 跨国公司选择“在中国”

### ■ 新华时评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新华社记者许苏培

近段时间,某些美国媒体炒作“中国不可投资”“中国投资环境恶化”“外资撤离”,声称西方公司感觉在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有机会。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有没有机会,跨国企业最有发言权。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等国际餐饮巨头近年来持续增设中国门店;苹果公司近日宣布追加在华投资;GE医疗表示未来3年在华研发投入将再翻一番;中国德国商会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超九成受访德企计划继续扎根中国市场,过半德企计划今后两年增加在华投资;就在全国两会开幕前夕,跨国制药企业阿斯利康宣布:投资4.75亿美元在华新建小分子药物工厂,上海成为其第五大全球战略中心……持续流入的外资表明,中国依然是外商投资兴业的沃土,某些西方媒体炒作的“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有机会”并非事实全貌。

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综合实力日益增强,外企在中国面临的市场竞争自然也在加大,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过去,中国人力成本相对较低、行业竞争度相对不高,外国企业凭借技术管理品牌甚至资金成本等比较优势能够取得较高投资回报,如今却要为此付出更多努力,中外企业公平竞争是大势所趋。早在十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指出,中国早已成为全球品牌竞争最激烈的战场,不断进步的本土企业如今也加入市场竞争的行列,中国消费者也不再仅仅因

为是洋品牌就“买买买”,而更看重品质和服务。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以理认为,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资企业经历了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目前已进入自我审视、重新布局的阶段。

实际上,如今的中国市场,规模更加庞大,市场结构和形态更加优化,市场规则和制度体系更加完备,投资机遇更加丰富。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表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具竞争力和创造力的市场,美资企业在参与中国市场的同时也能学到很多,如果美资企业想维持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那就必须要“在中国”。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马铭博说,德国企业普遍看好中国投资环境,认为“最大的风险是因不在中国发展而失去全球竞争力”。“在过去30年里,中国企业向德国企业学到很多东西;而现在正是德国企业向中国伙伴学习的时候了。中德两国可以开展更多合作互鉴。”

可口可乐前老板郭思达曾戏言,1981年4月15日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那是这家公司在新中国首条瓶装生产线投产的日子。过去40多年来,跨国企业蜂拥而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参与者和获益者。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同样需要中国。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扎实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人们从这个方案中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意愿和行动。只要投资者不为“脱钩断链”论调所惑,致力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中国给世界带来的一定是机遇。